

世 界 小 说 名 作 故 事 宝 库

推 理 卷



前　　言

侦探小说这一具有特殊魅力的文学体裁自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至今仍经久不衰。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种，通常与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间谍小说、警察小说等同属惊险神秘小说的范畴。

侦探小说主要描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侦探人物，根据搜寻到的蛛丝马迹，解破凶杀等犯罪嫌疑案。传统侦探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乃至环境都有一定的格局和程式。由于侦探小说中的破案多半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被人称做推理小说。

侦探小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和发展。美国作家爱伦·坡被公认为侦探小说的鼻祖。他在《莫里格街的谋杀案》(1841)、《被窃的信》(1844)和《你就是罪犯》(1844)等作品里，首创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对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笔下的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也成了后来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模型。

侦探小说在欧洲也很快发展和流行，尤其是在英国，侦探小说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威尔基·柯林斯继创作《白衣女人》(1859)大获成功之后，又于1868年发表了《月亮宝石》。这部作品情节曲折动人，人物描写深刻，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的长篇侦探小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可谓最具世界影响，广泛流行而历久不衰的侦探小说。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1887)里，首次塑造了福尔摩斯

这个颖悟无比的业余侦探形象。此后，他在《四签名》(1889)、《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恐怖谷》(1915)和许多短篇侦探小说里，使福尔摩斯在读者的心目中成了一个不朽的文学人物。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极大成功，使侦探小说如雨后春笋，迅速在西方兴起。在法国，莫里斯·勒布朗所写的侠盗亚森·罗平的故事最受读者的欢迎。亚森·罗平这一人物形象也成了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仅英美两国就出版了数以千计的侦探小说。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创者是S·S·范·戴恩，他的真名是威·亨·赖特。他在《本森谋杀案》(1926)等一系列小说里，塑造了博学多识的侦探菲洛·万斯的形象，赢得了读者的欢迎。继赖特之后，艾勒里·奎恩之名在美国家喻户晓。奎恩既是作者的笔名，又是侦探的名字。奎恩最好的作品是《荷兰鞋之谜》(1931)、《希腊棺材之谜》(1932)等“国名系列作品”。

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黄金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布局扑朔迷离，人物神秘莫测，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她的小说还多次被搬上银幕。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一种反传统的“硬汉派”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在叙述故事和人物的刻画上与传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其中的侦探不再是万能的英雄，而是自有弱点，也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的普通人物。“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创世人是达希尔·哈梅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他们的代表作品在文学界赢得了较大的声誉。

侦探小说在西方主要流行于美英法等国家，但在其他国家里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和作品。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在《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2)等作品中，寻求犯罪根源，力图声张正义，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通过侦探小说探索人类问题和社会现实，重点研究罪犯的

心理活动，阐述复杂的犯罪动机。他的《黄狗》(1931)等作品闻名于世，拥有无数的读者。

侦探小说在日本虽说历史不长，但已出现了众多的侦探小说家和大量的作品。其中资历最深的是江户川乱步，他是日本侦探作家协会的首任理事长。森村诚一以其众多高质量的作品赢得了日本现代推理小说旗手的美称。

侦探小说目前在西方不仅仍然十分流行，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侦探小说除了正统侦探小说和已提及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又有了惊险、间谍侦探小说，法庭、警察侦探小说，奇幻、幽默侦探小说，社会派侦探小说等多种新类型。侦探小说发展至今，新人新作仍然迭出，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侦探小说以其紧张、惊险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吸引读者，其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特性使之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喜爱。众多的读者转而又极大地促进了侦探小说的创作。

侦探小说卷帙浩繁，本书从中选编三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诸者。所选的侦探小说力求属名家名作，兼顾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意在使读者在从中获得应有的愉悦和享受的同时，对侦探小说的渊源和发展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俞 风
1992年5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俞 风
B—	
百万富翁的心脏	[英国]艾伦·温宁顿(1)
C—	
陈尸所里的女尸	[美国]乔纳森·拉蒂默(17)
D—	
第八戒律	[美国]劳伦斯·桑德斯(36)
点与线	[日本]松本清张(48)
E—	
恶犬魔影	[英国]柯南道尔(63)
F—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士]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78)
H—	
红场	[美国]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克·内兹南斯基(93)
黄室奇案	[法国]嘉斯东·勒鲁(108)

J—

- 假面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122)
检察官雾岛三郎 [日本]高木彬光(138)
绝望的情人 [英国]安德鲁·加费(156)

L—

- 冷血医生 [美国]玛丽·希金斯·克拉克(171)
临死前的吻 [美国]艾拉·利文(185)
零的蜜月 [日本]高木彬光(202)
罗杰疑案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216)

M—

- 马耳他黑鹰 [美国]达希尔·哈梅特(230)
猫知道 [日本]仁木悦子(248)
迷宫之门 [日本]横沟正史(266)

N—

- “你是凶手” [美国]爱伦·坡(281)
女性的悲剧 [日本]夏树静子(293)

P—

- 飘忽不定的魔影 [日本]江户川乱步(308)

Q—

- 浅滩迷船 [美国]里克·博耶(323)
枪口喷出的火焰 [德国]赫伯特·莱内克(339)

R—

- 人命关天 [比利时]乔治·西姆农(352)
人性的证明 [日本]森村诚一(366)

S—

- 三色猫 [日本]赤川次郎(381)
失踪的情人 [美国]比尔·普隆津尼(396)
水晶瓶塞 [法国]莫里斯·勒布朗(413)

T—

- 太阳黑点** [日本]森村诚一(428)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
 [英国]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442)

W—

- 无人幸免**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461)

X—

- 希腊棺材之谜** [美国]艾勒里·奎恩(476)

Y—

- 约会中的阴谋** [日本]西村京太郎(493)
 月亮宝石 [英国]柯林斯(511)

百万富翁的心脏

〔英国〕 艾伦·温宁顿

百万富翁安东尼·费尔法克斯因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急救病房后马上被严格监护起来。他的妻子梅莉琳到医院探望，只能从荧光屏上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部，一根小氧气管儿用胶布固定在患者的脖子上。她哪里知道，在那个房间里还摆满了绿色的金属支架，上面装有各种开关，各式各样的灯泡、电线、小细管儿、变阻器和自动记录仪的纸卷。现在维持安东尼生命的正是这些仪器。如果不靠这些仪器，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你的气色真是好极了，安东尼。和昨天比，你简直像个小伙子了。”她知道这话是多么苍白，就像丈夫的脸色。

他微微睁开眼睛，满心想笑一下，可胶布不作美，出现的不是笑容，是比哭还难看的一个怪相。他尽量用从容的口气问道：

“你见到过沃尔特了么？”

“最后一次到医院来的时候，是两天以前。”

“他也到我这里来过。你看他这个人怎样？”

“很自信。他说，这种手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一再强调，手术前，一定要使你本身和全身器官都能得到良好的营养。”

“你不会骗我吧，梅莉琳？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要了解真情，可不愿充当胆小鬼和傻瓜。”

这时，有一行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患者需要休息，请结束探病。”梅莉琳擦了擦强忍着才没流下的泪水，说：“已经在下逐客令了。我星期五再来，再见，你很快也会离开这里的。”

屏幕熄灭了，一位护士在等候梅莉琳。

“沃尔特先生星期四从伦敦回来，费尔法克斯太太。他想同您谈谈费尔法克斯先生的事情。上午十点钟，您看可以吗。”

安东尼·费尔法克斯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是在七年前，那是在他们婚后不久。过了五年之后发生了第二次，这一次搞垮了他的身体。第三次发生在几个月以前，这一次使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残废。心脏增大，心律不齐。他身上的器官都衰退了，所以什么病都容易感染上，他被绝对地隔离起来。

如果安东尼有什么不测，他的弟弟波利·费尔法克斯——一个寻花问柳、游手好闲的人便将继承绝大部分遗产。对于这一点，安东尼的妹妹柳茜·达文特里感到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柳茜是个富态的女人，高高壮壮，历来不讲究穿戴，总是穿着一件粗绒布带皱边的短袖衫。她正在饭厅喝咖啡时，她丈夫礼查德也走了进来。

“啊，柳茜，你早来啦？”他每天早晨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波利大概不会很快下楼来的。这个人可真不知好歹。在这种时候竟把一个下流女人弄到家里来！他忘记他哥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礼查德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点上一枝烟。

“安东尼的老婆不也是一路货吗？真缺德，他们一听到安东尼心脏病再度发作，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这里来。简直岂有此理，法律竟规定了这么个继承权永远固定给什么人的制度。”

这些议论，礼查德每天都要听上一遍。

梅莉琳走进了饭厅。她打扮得非常时髦，显得十分阔气。时装模特这种职业使聪明美丽的梅莉琳获得了无可非议的风貌。她中上等个儿，身材苗条，大腿美丽而修长。她关照侍者把车子开到大门口。

“你要进城吗？”柳茜问。她不乐意叫她梅莉琳。

“不，”梅莉琳说，“我要到医院去。沃尔特先生想和我谈谈你哥哥手术的事情。”

“手术？简直是胡闹。可不要让安东尼成为某种冒险性试验的牺牲品啊。”

“那是绝不会的，”梅莉琳回答说，“沃尔特是国王家族的顾问，不必怀疑他会冒充内行。”

柳茜道：“是不是和波利一起去更合适呢？在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代表费尔法克斯家族利益的人在场。”

梅莉琳强忍怒气，微笑着说道：“为了费尔法克斯家族这位成员的利益，也为了我所嫁的这个成员的利益，最好还是让安东尼活着。如果安东尼希望见到波利，而且医生也允许的话，那当然……”她耸了耸肩膀。

柳茜知道，不久以前安东尼曾经禁止波利到费尔法克斯家的庄园洛普福尔特厅里来，就是因为他管梅莉琳叫骗子和奴才。当时弟弟企图通过法律程序阻止安东尼在一份契约上签字。这份契约同意：梅莉琳继承他的一部分财产。最后还是梅莉琳使他们弟兄两人言归于好，当然显得很勉强。

沃尔特，全国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和外科医生，正在院长室等候梅莉琳。

“他的心脏已经无法挽救了，”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心脏已经硬化，健康组织所剩无几，已经受不起另一次手术了。”

“这就是说，只要你把各种仪器一关掉，安东尼就没命了。那可

怎么办哪?”

“费尔法克斯太太，我不是无缘无故把您请到我这里来的。若想保住你丈夫的生命，只有依靠心脏移植手术了。您同意吗？”沃尔特摆了摆手，继续道：“您丈夫曾表示，手术哪怕能使他生命延长十个月，他也会同意的。您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安东尼与梅莉琳结婚之后不久曾签署过一份赠送财产的契约。七年后，这些财产归梅莉琳，可现在离期限还差几个月。

“是的，为的是不让庄园落到他弟弟波利手里。可金钱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愿意把他变成温室里的花草，或是实验用的家兔。”

“不过，对他来讲，金钱可并不毫无意义。他不希望您陷于贫困。请相信目前的医学水平，您作为他的亲人，请签署一份同意手术的声明吧。”

她拿起声明书，闭紧嘴唇，一口气读完之后就签上了字。

“这一切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费尔法克斯太太。我马上把您丈夫的一切有关医疗方面的材料交给情报中心。只要一发现符合特征的心脏，我们就开始手术。我们将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直到发现合适的心脏提供者为止。”

还不满十九岁的布伦达·西姆斯和她的男友捷托离开舞厅后坐上了“诺尔顿”牌大马力摩托车。捷托驾驶车子刚超过一辆大卡车，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射来的强烈灯光使他的眼睛迷糊了，由于刹车踩得太急，庞大的“诺尔顿”飞过公路，翻倒在路边的草坪上。捷托当时便停止了呼吸；布伦达骨盆破裂，内出血，上下肢骨折。对一个年轻的机体来说，这些还是可以恢复的。不幸的是，她撞到路边的灯柱上，头盔破裂，碎片穿破了头部。不久便出现了临床死亡的症状，她的心脏和肺部在靠仪器工作。

沃尔特得知布伦达的血型与费尔法克斯相同，立即召集他的助手通知了费尔法克斯太太。

当沃尔特命令关掉仪器时，刚才大家紧张的心情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急躁和愤懑的情绪。

“把她送回原先收治她的汉普希尔琼斯医院。不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不准动用她的心脏。”

问题很简单，布伦达的亲属根本不同意贡献死者的任何器官。

斯莱辛格医院的拉塞尔·琼斯大夫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开始当卫生员，然后是护士，最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如今是在人造心脏的试验方面主持研究工作。安东尼一直认为，未来属于人造心脏，而不是自然心脏的移植。因为这层原因，安东尼非常信任琼斯并一直在种种方面支持他的研究。

梅莉琳觉得在家交谈有麻烦，便约琼斯在“皇家之首”酒店面谈。

琼斯医生凝视着啤酒杯小声说：“波利他们知道是你丈夫向我的实验室提供资金吗？”

“不知道，你是在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吗？如果安东尼有个好歹，咱们的处境是一样的。”

“是的，没有安东尼在资金上的支持，我现在可就糟了。可我已经成功在望了。发现了崭新的材料，尤其是对宇宙研究，开辟了新的能源。”拉塞尔显得有些激动，“要知道，如果不得不给人们提供心脏，唯一正确的解决途径，当然是人造心脏。人造心脏是无菌的，不存在排异作用。可这项工作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因此，如果我仅仅由于缺钱而遭失败，那就太不幸了。”

“好啊，你已经把我说服了。不过安东尼还得指望沃尔特的传统方法，因为你的小机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呀！”

这是七月下旬的一个黄昏。鸟儿在巢中喧闹。没有一丝微风，空气中飘散着夜雾的芳香。走出酒店，在汽车旁琼斯把梅莉琳拉向身边。接吻发生得过于突然，所以她也机械地回吻了他。长久以来，

能够悠闲地休息一下,对梅莉琳来说,也只有和琼斯一个人了。

意识到可能引起的麻烦,她轻声说:“别这样,不要这样。”他打开车门,像抱小孩一样把梅莉琳抱进前排座位上。琼斯把车开到一家小酒馆不远的停车场,然后他们就向小酒馆走去。

退路已经堵死了。

值班护士拿起话筒:“我是波昂医院急救室。”传来了一个男人惊慌不安的声音:“发生了不幸事故。好像是撞车。我……”

被撞者名叫爱德华·杰克逊,刚从国外回来,护照还在衣袋里揣着。警方侦查员的结论是不幸事故造成死亡,尽管他的心脏依靠起搏机的帮助还在跳动。撞车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病理分析显示:杰克逊各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 RH 因子,都是绝对优秀的。把这些数据放进医疗情报中心的计算机后,计算机提供了一个名字:费尔法克斯。

沃尔特得知这一信息真是欣喜若狂。他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了所有人员。费尔法克斯被通知说需要给他注射后推进了 A-1 号手术室。

沃尔特在胯骨上方划开了一个切口,大家不约而同地长出了一口气,气氛终于缓和。手术开始了……

当费尔法克斯的体温恢复正常以后,沃尔特让护士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针。

“把仪器关掉。”沃尔特又对助手说道。

这颗被移植进的心脏最初跳得令人毫无信心,磕磕绊绊的,后来就十分平静了,有力地,用正常的频率工作起来了。

安东尼·费尔法克斯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手术之后,他明显觉得自己身体变得和从前不同了,他不断向护理人员提出问题,当沃尔特最终告知他已顺利地进行了心脏移植术后,他一下子惊呆了。

“我能够活很长时间吗？”费尔法克斯问。

“以各方面情况来看，比别人都要长。我尽量争取做到这一点。”

费尔法克斯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十天以后已经能够在病房内来回走动了。这令沃尔特领来给他会诊的几位心脏病专家和病理专家感到惊奇。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英国医学界一项巨大成就。看起来英国女王会赐给他骑士爵位，这将是最好的奖赏。

安东尼的脸发胖了，眼睛里那种忧郁的神情也不见了。但好奇的记者的不断采访，加上他的弟弟波利自从手术后一次也没有前来探视，踪迹全无。使得安东尼的脾气越来越坏。他看出梅莉琳很难过。“这都是手术引起的”，他说道，“你活着，可胸膛里却放着一颗生物学的定时炸弹，报界也没完没了地跟你纠缠。你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马戏团的小丑，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是不是？”

梅莉琳一声不响地躺着，感到一阵良心的谴责。同时，她认为自己的失节全是由于琼斯的勾引。不过，她所以还能够十分镇静，是因为她身边跳动的这颗心脏在不断提醒她，这颗心脏属于那具死尸，属于那个早就在地下喂虫子的杰克逊。

杰克逊的前妻艾莉莎·杰克逊女士的外貌十分吓人：她穿的是一件仿制的貂皮大衣，镶着黑皮边儿，扎着黑皮腰带。穿着一双过膝的黑皮靴，拿着一个黑皮包。她的同伴是一个身高二米左右的魁梧大汉，体重约有一百公斤，样子有点过于自负。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阿尔图尔·库克。

杰克逊太太气喘如牛，坚持要见费尔法克斯，“我是杰克逊的亲人，可是谁跟我打过招呼呢？我看了报纸才知道，当把他的心脏摘下来时，他的心脏还跳动了好几分钟。好家伙！这简直都赶上杀人了。”

琼斯正在跟梅莉琳谈话，便接过了话茬：“请您等一下，杰克逊

太太。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里没有丝毫违法的地方。您的丈夫已经死亡，法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况且，您丈夫还留下了一份他自己签了字的声明，同意把他的身体用来进行医学实验。据我看，你们大概很久不在一起生活了。”

“这和您无关，琼斯先生。”

“您要知道，”库克和解地说，“艾莉莎蒙受了损失。老头每周还要付给她四个英镑呢。”

“好啊！你们是不是打算就这样轻易地混过去了事啊？我告诉你们，我会把所有的法官都惊动起来。即便是杰克逊签署了一个什么声明，那恐怕也是你们逼的。”见无法见到费尔法克斯，杰克逊夫人与库克最终只能悻悻地离开了。

伦敦警察局探长珀西·哈罗特养成了一种边进早餐边读报纸的习惯，他正在阅读《成功日报》第一版上的一篇报导：《无心脏之妻的惊人举动——杰克逊的遗孀声明：我要上告》。

读完报导，他对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的妻子吉丽塔·哈罗特温厚地开玩笑道：“亲爱的，如果我什么时候突然入院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不愿意死后有人取走我的心脏，死前就更不行了。”

“问题是他们在你身上根本找不到心脏。”吉丽塔开玩笑说。见丈夫准备出门，她又问道：“今天你晚饭前回来吗？”

“不一定。我需要到诺尔福克—勃罗阿德斯的比克赛姆—温契尔的一个地方去一趟。如果不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希德·佩因是个天生的渔民。可是只给自己捕鱼，是一个地道的偷猎者。八月初的一个午夜，他划船在比克赛姆—温契尔人工湖中干着老行当，意外地发现了一包衣服。衣服后来被米列尔太太认出来了。她是费尔法克斯家在比克赛姆—温契尔的别墅里的清扫工。她觉得衣服很眼熟，仔细一认，原来是安东尼先生的弟弟波利·费尔法克斯的上衣。关键是，这些衣服被系在一个铁梁上。当地

警察派潜水员搜查人工湖，结果发现一具无头无四肢的死尸的躯干。它是用铁丝系在一根四十公斤重的水泥柱子上的。

警察在波利家调查时获知，波利已有两个月不在家了，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有的是钱，长时期呆在外面寻欢作乐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哈罗特听完当地警察陈述的事情始末，觉得有必要仔细检查一下现场。他带上了他的助手菲茨杰拉德，尽管他对这类警察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从没有好感。

“最好你巡视一下人工湖旁边的房舍，”哈罗特建议道。他自己则来到当地的小酒馆“捕鱼者之家”。在那儿，他找到了希德。在英镑的诱惑下，希德透露了一些哈罗特认为是很有价值情况。那天希德在人工湖捕鱼时，看到一个人在湖里游泳，是城里人口音。

当哈罗特把这一情况告诉菲茨杰拉德时，他轻蔑地微笑着说：“我不知道这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哈罗特淡淡地说道，“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强。我们还不知道死尸是怎么到人工湖里来的，是吧？湖很大。可是我们已经获知一个带城里口音的男人在湖里游泳了。”

比克赛姆—温契尔人工湖的四周全是富豪们的土地和房舍。这里一共有七个船台，但是为了防备偷窃，小房都牢牢地上着锁。其中六个船台的主人或是看守人说，任何人也没有用过他们的船只。而费尔法克斯家里没有看守人。哈罗特和菲茨杰拉德进入费尔法克斯在人工湖边的房子。这里一共有两条船，一条是十五英尺长的快艇，有发动机却没安电瓶，另一条是带有滑动坐位的单人赛艇，十分轻便。两条船停放在湖岸上。大船一人根本无法推入水中，而小船则根本承受不了一个活人外加另一具死尸躯干和四十公斤的水泥柱子，然而船台上的带打气机的充气垫子以及打气机上挂着的一根短线绳引起了哈罗特浓厚的兴趣。

“一切都清楚了，”哈罗特说，“尸体是被系在水泥柱子上，柱子

一端用绳子拴着，套在船台的短桩子上，然后他把垫子充满气，推到水里，垫子是早跟水泥柱子捆在一起的，这和潜水艇的道理是一样的。然后他在后面游着，不时轻推垫子，正在这时，希德·佩因出现了。我们的朋友只好装出他是在享受夜静更深时泅水的乐趣。危险过去之后，他又重新接近了垫子，把它推到湖中央以后，他割断了绳子。这样，三十英镑重的尸体就沉到淤泥里去了。

“我只是不明白，一个计划如此巧妙而行动又如此严密的作案人，怎么会这样蠢笨地处理了被害者的衣服。”

哈罗特长吁一口气：“如果我们确定不了尸体是谁，那我们的侦查就不会有什么进展了。看来，应当报告总监，我们牢牢地卡壳了。”

“没人会暗杀费尔法克斯家的人，我想让您明白这一点，警官先生。暗杀！荒谬绝伦的主意。”

柳茜·达文特里激动万分，但立即又恢复了常态。“从您的盘问中看出，您认为我和我的丈夫与你们在比克赛姆那儿发现的东西有一定关系。那么我补充一句：费尔法克斯家的人也不会搞暗杀。”

可尊敬的礼查德先生让妻子一个人答对，他只是听着，因为他了解妻子的才干。可他突然插嘴道：“琼斯这个人怎么样？你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跟那个女人之间有勾搭。”

“礼查德！别用这些吓人的字眼。您要知道，警官先生，我没有根据……只是感觉……”

“胡说！”礼查德说，“那么仆人特莱梅因呢？他不是跟厨娘说他在书房里看见过他们两次吗？而且还说，他刚一拉开门，他们就霍地分开了。”

哈罗特觉得这件事真是十分有趣，“你们没有亲自发现什么吗？”